

宗

璞

岁

月

书

系

岁

月

书

系

学者型女作家宗璞，

以其古朴的文风在文坛久负盛名，

其散文更是炉火纯青，

字字珠玑。

《三松堂漫记》主要记录的是宗璞的家人、朋友及身边事，

其中有关其父

著名文化老人、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一时一事的记述极为珍贵

是了解和研究冯友兰的第一手资料；

《哭小弟》是宗璞对英年早逝的弟弟——

飞机强度专家的追忆与悲哭，

撼人心魄，

催人泪下，

可谓此类文章中的极品；

有关燕园的一组散文，

古色古香，

玲珑剔透，

令人不忍释卷。

宗璞的散文，不能不读。

三松堂漫记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三松堂筆記



三松堂漫记

宗璞



作者想
以其朴素的文风，在文坛独树一帜，
其散文更是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字字珠玑。

“三松堂漫记”主要是记述她童年时代的家史，
其中有关其父

著名文化老人、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生平，
是了解和研究冯友兰的第一手资料。
“哭小弟”是宗璞对兄长早逝的追思，
其中

三松堂漫记

宗 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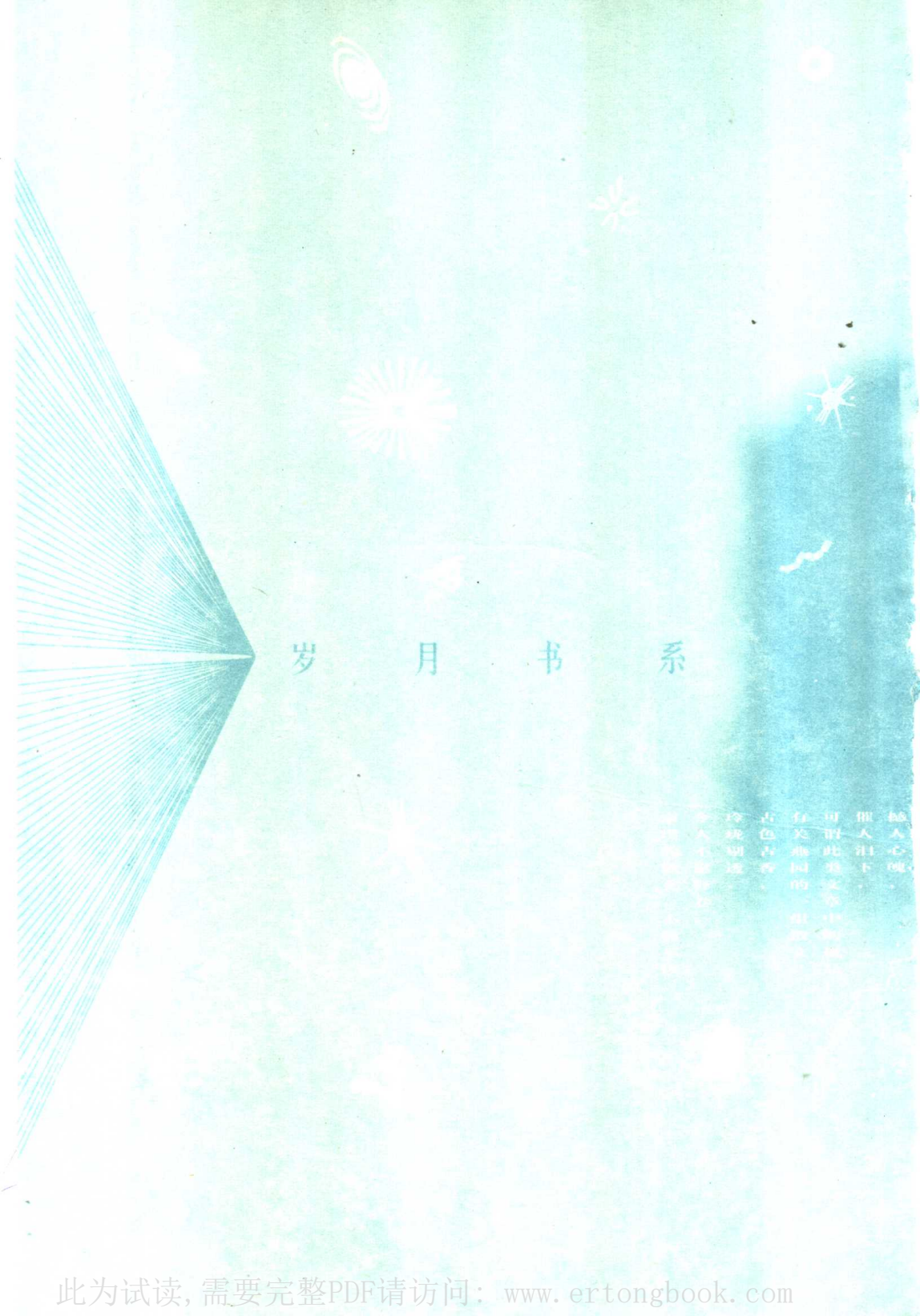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4 千字 191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525-1/I·283 定价:13.00 元



岁月书系

他人心理
他人泪下
可恨此世
有关雅同
古色古香
玲珑剔透
令人不寒
战栗

三松堂漫记

宗 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宗 璞 著

三松堂漫记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目
录

三松堂断忆

- 3 90 华诞会
8 1982 年 9 月 10 日
12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
一段记述的订正
17 心的嘱托
21 三松堂断忆
28 悼张跃
31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37 京西小巷槐树街
40 今日三松堂
42 附：纪念新文化运动
(外六篇) 冯友兰
48 道具
51 1993 年岁末 5 日记
56 梦回蒙自
59 向历史诉说
68 致丁果先生信
- 我爱燕园
- 73 我爱燕园
77 燕园石寻
80 燕园碑寻
85 燕园树寻
89 燕园墓寻
93 燕园桥寻
96 霞落燕园
103 人老燕园
- 哭小弟
- 111 哭小弟
117 送黎澍
119 忆旧添新

宗 璞 著

三松堂漫记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辞行	121
三幅画	125
水仙辞	128
小东城角的井	132
1966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135
花朝节的纪念	142
《丛竹间燕园的家书》读后	149
客有可人	152
夹竹桃知己	157
久病延年	160

西湖漫笔

西湖漫笔	165
墨城红月	169
湖光塔影	172
废墟的召唤	177
柳信	181
萤火	185
爬山	189
鸣沙山记	195
三峡散记	198
秋韵	204
岭头山人家	207
三访鳌滩	210
“热海”游记	213
孟庄小记	216
养马岛日出	224
三千里地九霄云	226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澳大利亚的红心	233
不要忘记	239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243

宗璞著

三松堂漫记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 | | |
|-----|----------|
| 253 | 羊齿洞记 |
| 257 | 潘彼得的启示 |
| 262 | 在黄水仙的故乡 |
| 265 | 奔落的雪原 |
| | ——北美观瀑记 |
| 270 | 安波依 10 日 |
| 277 | 彩虹曲社 |

三
松
堂
斷
憶

90 华诞会

1985年12月4日，是父亲90寿诞。我们家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一次生日。自进入80年代，生活渐稳定，人不必再整天检讨，日子似乎有点滋味；而父亲渐届耄耋，每一天过来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寿诞，全家人总要聚集。父亲老实地坐在桌前，带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样菜肴，一律说好。我高兴而又提心，总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

一年年过来了。今年从夏天起，便有亲友询问怎样办90大庆。也有人暗示我国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向领导上看齐。与其在追悼会上颂扬一番，何如在祝寿时大家热闹欢喜。活到90岁毕竟是难得的事。我那久居异国的兄长钟辽，原也是诗、书、印三者兼治的，现在总怀疑自己的中国话说得不对，早就“声称”要飞越重洋，回来祝寿；父亲的学生、《三松堂自序》笔录者、《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居住黄鹤楼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汤一介等全体同仁，热情地提出要为父亲90寿诞举行庆祝会。父亲对此是安慰的，高兴的，我知道。

记得1983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父亲和张岱年先生庆祝执教60周年时，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和清华副校长赵

访熊两先生都在致词中肯定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肯定了 1948 年北平解放前夕他从美国赶回，是爱国的行动，并对他 60 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了好的评价。老实说，30 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在新中国移去了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往来尽有识之士，所遇大体正常。但有一个在检讨中过日子的父亲，并不很轻松。虽然他的检讨不尽悖理，虽然有时他还检讨得很得意，自觉有了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父亲过去行为的肯定而不是对他检讨的肯定，老实说，骤然间，我如释重负。这几年在街上看见花红柳绿的穿着，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会上听到一些探讨和议论，每人都有自己的头脑，便总想喊一声，哦！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在如释重负的刹那，我更想喊一声：幸亏我活着，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 90 岁哲学老人活着，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吗？他活着，所以在今年 12 月 4 日上午举行了庆祝会。会上有许多哲学界人士热情地评价了他在哲学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实意地说出了希望再来参加“茶寿”的吉利话。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话，但是真心实意的吉利话。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只是揭发、斗争和戒备，终日如临大敌，而也有了互相关心和信任，虽然还只是开始。人们彼此本来应该这样对待。

在会上还听到哲学系主任黄森的发言。他不只肯定了老人的爱国精神，还说了这样的话：“在解放前夕，冯先生担任清

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是一个功绩。”我们又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肯定。这次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父亲后来说：“当时校长南去，校务会议推选我代理主席，也没有什么大机智大决策，只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这也是校务会议全体同仁的意思。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活到 90 岁的好处。”

父亲还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50 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50 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年过 90 的哲学家只有明朝中叶的湛若水和明末清初的孙奇逢二人。父亲现已过 90，向百岁进军。这当然和全国人民寿命增长，健康水平提高有关。毕竟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了。转眼便要进入 21 世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人本身，也总该有所不同了吧。

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

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提起宋明道学，一般总有精神屠刀的印象，其流毒深远，确实令人痛恨。但在“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下，还有“乐其日用之常……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话。照父亲的了解，那“孔颜乐处”，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如今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己背诗文。尤爱韩文杜诗。有时早上一起来便在喃喃背诵。有时有个别句子想不起来，要我查一查，也要看我方便。他那脑子皱折像一个缩微资料室。所以他做学问从不在卡片之类上下工夫，也很少笔记。

4日这天黄昏，在不断前来祝寿的亲友中来了一位负责编写西南联大校史的教师，她带来西南联大纪念碑的拓片，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看了拓片都很感慨。这篇文章是父亲平生得意之作。他的学生赞之为有论断、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有声调，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大文。1980年我到昆明，曾往联大旧址，为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纪念碑各写了一首小诗。纪念碑一首是这样的：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到了 1985 年，人们不再那么热衷证明过去了，过去反倒清楚起来。因为轮廓清楚了，才觉得有些事其实是无需计较的。

我们还举行了一次寿宴，请了不少亲友参加。父亲的同辈人大都在 80 岁以上了。我平素不善理事，总有不周到处，这次也难免。但看到大红绸上嵌有钟鼎文寿字的寿幛，看到坐在寿幛前的精神矍铄的父亲，旁边有哥哥认真地为他夹菜，我相信没有人计较不周到。大家都兴高采烈。寿，人人喜欢；老寿翁，也人人喜欢。那飘拂的银髯，似乎表示对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炼，把许多本身的不纯净，或受到的误解和曲解都洗去了，留下了闪闪银样的光泽。

“为天下的父母，喝一口酒。”我说。

有的父母平凡，有的父母伟大。就一个家庭来说，不论业绩如何，每位父母如果年届 90，都值得开一个庆祝会。

1985 年 12 月

1982年9月10日

写这篇文章，有些像写历史小说。因为记的是1982年9月10日这一天，而现在已是1985年底了。三年如逝水，那一天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冲淡，没有洗掉。看来应该记录在案。

三年前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父亲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侍87岁老父赴美的起因。

但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所以才扶杖远涉重洋。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所获自不止政治上争了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我们在9月9日自匹兹堡驱车往纽约，到市郊时已是黄昏，路边的灯不知不觉间亮了起来，越来越多。到哥大招待所时，黑夜已先我们而至了。从高楼的房间里下望，只见一片灯光的海洋，静止的闪烁的和流动的光，五彩缤纷，互相交叉，互相切入，好不辉煌。

10日上午，有几家报纸和电台来访，所问大多为来美感想。其中一位记者与我的兄长在宾州大学同学。大家又一次慨叹世界之小。在不断的客人中，清华老学长黄中孚出现在门前，宣称带来了熨斗，问我们的“礼服”是否需要熨一下。接着